

常辉法师的家事

你看是人间地狱，我看是菩萨道场；你眼里的茅屋，在我眼里是宫殿；丘陵坑坎，污秽臭浊，我看统统是净土。

文_ 杨如雪



一

对出家人的印象是很古老的：敲木鱼撞钟，诵经念咒。直到10年前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一位正宗的出家人——常辉法师。

还是被本地晚报的记者朋友骗去的：“去爬山玩。”去了才知道，爬山没错，玩得却不轻松——一个个山村走过去，资助特困家庭和孩子。

这活动已经做了好几年了，发起者就是常辉法师。每月一两次，每次资助一两百名贫困学生，大部分是孤儿。

县里报上来的孩子名单，常常有五六百人之多，所以资助前的工作之一，是在一大堆档案中做筛选，把比较起来情况“不太惨”的孩子淘汰掉。我后来做过一次这工作，想到某个孩子会因为自己的手而得不到资助，感到很残忍。

那位记者朋友悄悄告诉我：“常辉师父身世很苦，也是个孤儿，很年轻就出家了，出家的誓愿，就是救助天下所有失去父母的苦孩子。”

当时听了，心里一热。

天下有多少苦孩子？光太行山区的苦孩子就救不过来。河北太行山区因为地形特殊，土地贫瘠破碎，很多地方缺水，靠天吃饭，道路不通，造成贫病家庭多，孤儿智障精神疾患也多。

二

10年前的那次救助活动可以称作颠沛流离，终生难忘——

雨雪交加，山路泥泞，我们走访一户户救助对象；身怀巨款，却要按常辉师父规定的住最便宜的10元以下的小旅馆；吃饭不能浪费，吃剩的咸菜和半块馒头只好藏口袋里；因为没时间上厕所，不敢多喝水，每个人都是一嘴燎泡，说话就疼，走到哪里还不能当哑巴，还得问详细情况，说个不停。

午饭时，我踩到一个软东西，黑褐色，毛茸茸的，翻开还有一个破洞。让大家瞧，都摇头。常辉师父拿过来拍一拍，扣到光头上，一言不发径直走了——原来是师父的帽子！

返回时发现记录资料的小本丢在一个小学校，步行回去找，半路上被刚资助过的一户人家的疯女人狂笑着

追。有人“捡”到一个八九岁的男孩，穿得倒不薄，可是敞着怀，没扣子。

常辉师父拿了一件军大衣把这个男孩从头到脚包起来，整个一团抱着放到面包车副驾驶座上。

半个小时后，准备了钱、衣物和吃的，送这个刚被焐暖的小孩回家。小孩的母亲瘫在床上，背部都烂掉了，父亲半瞎，房顶将塌。

回来的路上，师父问大家：“有什么体会？”有人默默落泪，有人感叹：“像到了人间地狱。”

师父微笑：“你看是人间地狱，我看是菩萨道场；你眼里的茅屋，在我眼里是宫殿；丘陵坑坎，污秽臭浊，我看统统是净土。”

心净，则国土净。

三

常辉师父做慈善最早住的地方，是石家庄郊区的上京村，后来搬到小安舍村的一片荒地。被常辉师父精神感召的几位义工，帮忙盖了几间冬冷夏热的简易小屋。

“要是说盖庙，很多人觉得功德无量，多少钱都有人捐；要是让他拿钱帮助孤儿帮助穷人，就含糊了。”

常辉师父对盖庙没兴趣。师父的湖北老家庙宇兴盛，他却青睐河北的贫困山区。一个人的因缘真是奇怪，也真是不可思议。

常辉师父干的事，费力不讨好，有的教内人士认为他不好好修行，教外人士又觉得这个和尚疯疯癫癫。

常辉师父用一句话回应：“我与穷人历劫缘。”

这句话被广为传诵。外地的爱心人士开始往石家庄这边跑，亲身体会常辉师父的“救苦救难修行方式”，参与支持师父的慈善事业。

一劫是多少亿万年？常辉师父不想去极乐世界，要生生世世和这些穷苦的人在一起。

有两位伟大的女性，影响了常辉师父的早期人生：一位是台湾的证严上人，另一位是特蕾莎修女。

证严上人的慈济精神，是一盏温暖的灯。

提起特蕾莎修女，人们马上会想到：无论世人怎样，都要爱他……

常辉师父的慈悲，也是从无任何条件：“无论什么原因，落到这种地步，都不要多问，先帮了他再说……”

常辉师父从佛经佛语里找到四个字，和他现在做的事很符合，这四个字就是“喜舍行愿”。

很喜欢地舍，很欢喜地行，很欢喜地愿。舍、行、愿，每个字都包容另外两个字，都有一种爱的力量，加上喜字，就成了不求任何回报的爱的力量。

清癯的脸，典型的清瘦的圣徒体形，灰色海青长袍，冬天套个粗布棉坎肩，经常忘了刮的小胡子，为与他“历劫缘”的人呼呼奔走，来去匆匆。

看似辛苦劳累的生活，其中却有无上醍醐甘露味。不在其中，谁能品到？

四

今年43岁的常辉师父，以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，完全可以在一个条件好的寺院清修，享受信徒供养，过安闲日子。

常辉师父却说，为穷人苦人服务，是他的生活方式。在这个服务过程中，他自然会“年年无量寿，月月琉璃光，日日观自在，时时妙吉祥”。

光听常辉师父随口吟出的这首偈子，便知西方极乐世界不过如此。

1995年，常辉师父成立了慈善会，做善事有了专业资格。

修桥，铺路，打井，和香港慈辉基金会联合，联系当地民政部门配合着一起做。钱由常辉师父负责募集，政绩是当地政府的，两头都欢喜。

“钱是十方来，十方去。”常辉师父见人就“抓”，“特别需要爱心人士，去一村村考察，一户户落实，把钱花到最该花的地方。”

我给常辉师父“抓”过一次，去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乡保定涞源山区考察。去时遇修路绕道，村民强索过路费，回来时

前方车祸堵车五六个小时，半夜才到家，又冷又饿又伤心难过。

几天考察下来，县、乡、村三级报上来的申请救助对象情况属实，问题是太属实了，悲惨故事看得太多，心情大恶，噩梦不断，发高烧。

烧退了，想起常辉师父的一句话：“这个工作，慈悲又残忍。”

神经太脆弱是不行的。神经脆弱，坏事做不了，好事做不好。

五

有一阵子不敢去了，慈善会贾主任打电话：“也不帮帮忙，师父穷得要卖画呢。”

很不理解，出家师父虽不讲究生活享受，手头也不会太拮据，何至于穷到卖画，不是有那么多捐款吗？

贾主任说：“师父说善款是专款专用，因果分明，必须尊重捐款人的意愿，譬如捐款人说明是打井的，就不能用来修路，虽然都是善事……”

听起来真新鲜，出家人做事，这么一板一眼。

贾主任继续说：“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，有的经济条件好，纯义工；有的没任何收入，却要没日没夜地加班。师父自己愿意当牛做马，也要让跟着他的人过得去不是？就是不吃不喝生病了也要买药吧？所以居士们给师父个人的供养，师父就拿出来给没收入的工作人员发点生活补贴。”

很同情这位师父，原来出家这么难这么苦啊，出家了还要绞尽脑汁换钱给别人发工资。

贾主任埋怨：“估计是居士供养的钱用完了，这两天急了，也不顾胃疼了，半夜里点灯熬油地写字画画，说让居士们买来结缘呢。好多居士喜欢师父的字画，平时捞不着，这下可好，价钱又便宜，排着队来要……”

我听了心里很不安，因为我也要过师父的字。常辉师父很大方，送我一幅字一幅画，那幅画描绘的是人间净土，多半的工笔，一天的工夫是画不出来的。挂在客厅里，工作累了偶尔回头看上一眼，心里很是清静。

再见到常辉师父的时候，表达了这种不安。师父说：“那就办个孤儿院吧。”

一时没听明白，让谁办孤儿院？

“你，还有他，你们。”常辉师父指着在场的另几个来捐钱捐物的爱心人士，“你们每家养五六个孩子，没问题吧？钱不够我全包了。三四个也行，给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一个家，舍得吗？养一个也行啊，教育一下自家的小霸王，先试试？”

没有一个人敢担当回应，大家只是互相瞅着苦笑。

有一位中年女士说了实话：“对不起师父，我自己有孩子，拿点钱可以，但我不能全心全意地付出，去爱别人的孩子。”

师父只是沉思着点点头。

六

2004年下半年，常辉师父建了弘德家园，宗旨是弘扬传统美德，建设仁爱家园。

“虽然是孤儿院，但咱们就是不叫孤儿院。家园是孩子们自己的家。”

弘德家园分为石家庄家园、保定家园和廊坊家园，孩子从上学前班到上中学的都有。这些孩子成分复杂，有流浪儿，有大街上讨饭的，有弃儿，都是常辉师父和工作人员一起，一个个亲自接来的。

还有一些孩子虽然有父母，但父母或疯傻或重病瘫痪，或父死母改嫁再不回来，常辉师父说这样的孩子叫“事实孤儿”。

要求来的孩子太多，一开始定的标准是：身体健康，学习好，品德优秀。

山区很多老单身汉娶不起媳妇，就收养一个女婴准备养老，但往往女孩还没长大，养父已经年老多病甚至死亡。女孩在颠沛流离的成长过程中，很容易受到人身侵犯。

受过侵犯的女孩子，成年婚后的生活压力和童年阴影互相影响，会形成隐性精神疾患，一旦遇到疾病灾难，隐性精神疾患就会暴露出来，糟糕的会彻底疯掉。

在偏僻山村，这是很残酷的、公开的事实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常辉师父为此很痛心，反复叮嘱工作人员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即便孩子一般，也要想办法接来。



狼牙山镇南管头村的张涛，12岁，上小学六年级。2001年妈妈因车祸死亡，爸爸扔下他离家出走，剩下他和瘫痪在床的姥爷一起生活。

城市里开销大、费用高，每个孩子的生活医疗学杂费加起来，一年至少需要5000块钱，将近300个孩子，是笔不小的开支，很多人常为常辉师父发愁。

常辉师父说：“我好歹算个出家师父，出家师父吃十方，首先饿不着我吧？饿不着我，就饿不着他们。只要饿不着，再学点东西，就比在从前的家里强，比在大街上流

浪要饭好，将来他回忆起来，也算是曾经有过一个家！就是出去打工也能养活自己，不依赖于他人。不求他们的学习多么一流，只希望他们做个人格健全对社会有用的好人。”

家园就这样一天天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4年过去了，大点儿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，还有的工作了，新的孩子被吸收进来，开始了良性循环。

七

常辉师父有三个嗜好：书、画、棋。据说他年轻刚出家的时候，这三样哪一样看见了，都挪不开步。做慈善十几年，字画渐渐戒掉了，除了有两回闹穷，需要挥毫泼墨请财神爷帮忙。

现在还有棋没有彻底戒掉，偶尔，周末晚饭后，常辉师父会走到院子东头的弘德家园办公室，和孩子们下一盘技术不对等的棋。孩子们团团围着，有席地而坐的，有拽胳膊攀肩膀的，这个时刻是家园欢乐的高潮。

师父总是故意出错相让，让到无可退让，有小孩子急得大叫：“师父，笨蛋！”大孩子马上纠正：“你这笨蛋！不能说师父是笨蛋！师父里面没有一个是笨蛋！”

家园除了几位管理老师，园长是孩子们自己选举产生的，学习、卫生、纪律、财务支出等负责人也是孩子，大小事均投票决定。

家园创建初期，闹过很多笑话。一个小孩子生病住院，常辉师父给这个孩子在外面买了几回吃的，引起负责财务的女孩子惊怪，大声嚷嚷：“师父，您这个败家子！一个星期就花了一百多块！要是再这样乱花下去，我看咱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！”

后来孩子们开始每天诵读《弟子规》（《弟子规》是家园的“治家宪法”），和常辉师父说话不再那么没大没小了。但是财务更严格分明，捐的物品先入库登记，再统一分发，连最小的4岁孩子小三儿，对满桌的好吃的，饿死了也能克制住不动手拿。

“如果只有一粒糖，就放到锅里煮粥，这样所有人都尝到了甜蜜的滋味。”

八

白天孩子们都上学去了，院子东头的家园安静下来，西头的慈善会开始热闹起来。每天，随时都会有人来求助，很多人是经“高人”指点找上门的。

这些人一般情绪激动，却言辞不畅，来这儿之前，碰过很多壁，可以说是走投无路，求生欲望强烈，求助之心迫切，而且动不动就要跪下来叩头，扯着胳膊拉着手啼哭。最后一招，令人防不胜防。

他们不知道出家师父是不能动手拉扯的。常辉师父也没这些禁忌。

这就是常辉师父的慈悲道场。常辉师父对工作人员说：“听到苦难的倾诉，就像聆听佛语经书；看别人脸上滚下来的泪珠，和念佛的珠子一个样；被拽胳膊扯袖子，岂不成了千手观音？电话铃声早晚都丁零零响，是警醒咱们的晨钟暮鼓啊……”

有个被硫酸毁容的女孩子，做了很多次手术才保住性命，外貌自然是很可怕的。常辉师父说：“她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给我们看的，观音菩萨让我们救她的同时，也救了我们的慈悲心，不然，我们的慈悲心就死掉了。”

还有一个女孩，生下来下巴就开始往回收缩着长，以至于嘴巴也收缩，无法吃饭。手术后钢钉穿过两边腮骨，剧痛难忍。

白血病、癌症、尿毒症患者，疯子，傻子，打工发不了工资回不了家的人，迷路的失忆老人……在医院，我们看到的人还有钱，起码能借来钱住院；在慈善会，看到的多是哀告无助活活等死的人。

你来找我，随时欢迎；你不来找我，我就去找你。雪灾、地震、干旱，每有天灾人祸，慈善会就会接到好多电话，常辉师父的日子也几乎被推着逼着往前走，慈善会的足迹也越来越远。

常辉师父说：“环境恶化，大病怪病越来越多，提醒我们，难道这里面就没有我们的责任？”

不止一个人问到这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要帮助那些患绝症的病人？为什么我们要费尽财力、物力和精力，去呼吁求助网上募捐，去救一个也许活不过今夜的人？还有那

些鳏寡孤独，定期派发米面只是延长了他们的痛苦而已，有何意义？

常辉师父说：“谁人不会死？我们生下来，哪个不是将来肯定要死的人？”

“帮助绝症病人，让他在爱中死去和无人照管在凄凉无助中死去，是不一样的。死得像一个人，而不是像一个鬼。人应该是感恩的，鬼是充满怨恨的。”

“帮助病人的家属，使他们不至于精神崩溃。”

“最后帮助我们自己，成就我们的善行，完善我们的人格。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，温度适宜，随时随地，撒下爱的种子，就能成活。”

“至于那些鳏寡孤独，如果他们是你的亲爹亲娘，你还会认为帮助他们没有意义吗？”

有时候并不需要多少钱，一句温暖的安慰，一次陌生的探视，病魔控制的阴暗世界就会崩塌。

九

莫忘世上苦人多。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晓，甚至不相信这些苦难的存在，用安心分别救助的对象，争执救助的意义高下。

弘德网站记录了一个出家师父的家事：出离自私自我的小家，担当起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大家，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当做自己的家人，在世间琐事中一路修行过去。

常辉师父的喜舍行愿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。在这里，有信仰的和没信仰的，都欢喜地来，欢喜地舍，也欢喜地得到。

爱心人士和救助对象之间的感人故事很多，很有必要整理记录，常辉师父曾问我能不能帮着做这项工作：“到水深火热中体验生活吧。”

我做过编辑，深觉干这一行是苦差事，慈善活动偶尔参与一次可以，思想觉悟还没到完全投入的程度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一句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很惭愧很内疚的话。我说：“师父，您请不起我。”

真是想起一次，就难过一次。

后来都是从别的义工那儿听说常辉师父最近在做什么。一位老义工，埋怨师父

不珍惜居士们供给他的东西：“走哪儿丢哪儿，很好的羽绒服，转手就送人；上千块的保暖内衣，出趟门就没有了，好像遭贼抢了一样。俺们也是省吃俭用，买多少也不够他送的，不买，又总是鞋儿破帽儿破，看着寒碜不庄严……”

听得人直想笑。这个和尚，本性如此。身无长物，不喜攒东西，从无个人私蓄，贼抢的可能性不大，八成是主动送给“贼”的。

常辉师父谆谆开导：“最头疼别人关心我的生活细节。师父就一个肚子，能吃得了你送的那么多东西？有这份心，去给更需要的人，我会更高兴。岂不闻帮助别人，就是庄严自身！”

一个人的美与不美，真的不在他的外表，而在他所行的事。

老义工又说：“谁找师父，什么时间找，好像都是应该的，师父好像欠着所有人的！生活不规律，不按时吃饭，老病犯了，吐血了。慈善会专门为此病开会形成一项决议，研究怎么治疗，想把师父管住，可师父怎么肯听？”

这个消息令人难过，忍不住跑去，心想要是再不去，这辈子也就无颜再去了。久不见了，常辉师父在人群中蓦然回首，好像昨天刚见过的，大声说：“好，写文章的老师来了，去给孩子们讲讲怎么写感恩信吧。不要写大话空话套话。多讲讲，赶紧讲。”

十

都以为常辉师父没有烦恼，没有情绪波澜，但有人说曾听到过常辉师父走进办公室，以为没人，拍桌而叹：“愁死师父了，累死师父了。”静默片刻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听到的人屏息，不敢搭腔。谁也替不了他，他硬要把众生的苦厄套到脖子上，像老牛般拉着往前走。

有人问常辉师父：“师父，您一天工作多长时间？”

师父说：“从白天到晚上。”

从白天到晚上，从晚上到白天，没有周末，没有假日。救助苦难，是世俗事，也是常辉师父的本分家事。

常辉师父的偶尔愁忧，也有我辈不能体察的人生至乐吧。❖